

卷七

書名 諧鐸十二卷 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撰者 清 沈起鳳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子-小說家-異聞-清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9
 編號 C6382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38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諧鐸十二卷 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諧鐸卷一

狐媚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陽范氏廢園故多狐有甯生者性狷介日淫於書
 著月懊悶假園亭以憇友勸阻之甯笑曰是何傷
 挾以媚人者二貪淫者媚以色貪財者媚以金
 無所好惟好架上書媚術雖工遇我亦不售矣
 應而去飯後卧北窻下見女子從屏後出竊心
 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鞮然曰名教中自有

鮫奴

術士驅蠅

犬婢

壯夫縛虎

諧鐸卷七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有根女

長女蕙孫幼失母年十一隨姑丈林慈旌讀書蘭葉
 山房一夕有垂髻婢導一紫衣女郎披帷而入林詰
 所自來女郎曰適有一對煩孝廉公續之袖中出詩
 箋箋半幅上書一聯曰攜籃欄外採蘭花被藍衣人
 攔住林未及對蕙孫信口答曰執筆壁間題壁月遭
 碧霄女逼成小婢顧女郎笑曰箇女子吐屬煞是我



家飛瓊大姑子女郎曰不錯不錯飛瓊姊遊戲人間
二十六寒暑昨始歸籍曾言有蓮花根蒂遺落在浴
娥池十一年後抽條發葉必現空中慧相郎此是也
蓮孫正欲啟白女郎收其箋借婢奴七而出
鐸曰騎牛石畔曾現精魂稠桑驛邊頻呼妙子情到
至無聊處往往有此幻境

無氣官

京都琉璃廠有老翁均榜於市曰能望氣識人官職
於是登仕版者肩摩而至老翁延之坐俱令噓氣曰

乃從旁諦審之曰此金氣也爲翰苑此木氣也爲部
曹此水氣也爲中翰此火氣也爲御史此土氣也爲
國子監言之無不昭合者忽一人噓氣久之老翁沈
吟再四似不解其何宜曰異哉似金氣而不秀似木
氣而不旺似水氣而不清似火氣而不烈似土氣而
不厚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詢之以挑選知縣投呈
就教者乃知冷官閒秩皆無氣男子爲之推其命數
都不在五行中也

鐸曰豈敢放顛亦非作達惟我知我現身說法 予

攝篆星江戲作廣文先生四書文附錄於此以博一
笑不辭小官學也祿在其中矣甚矣人之患在好爲
人師學而不厭何哉教亦多術矣是或一道也古之
人未嘗不欲仕也土地人民有官守者此之謂民之
父母有人於此選于衆無財降一等既不能令不如
學也及是時治任之一邦是亦爲政請嘗試之將入
門某在斯舍館未定導其妻子如窮人無所歸待其
人斯出矣然後敢入修我墻屋從之者如歸市庶人
在官者六七人愚而好自用飽食終日未嘗與之言

行事也什一使自賦五十畝而皆去其籍莫知其鄉
雖有存焉者寡矣將出願車馬用不足不可以爲悅
改之爲貴不俟駕而行吉月必朝服歷年冬闈然而
日章乞諸其鄰長一身有半三月不知肉味春秋祭
於公必熟而薦之不素餐兮一樂也一介不以取諸
人弟子以幣交予何爲不受薄乎云爾其恕乎文吾
未嘗無誨焉好馳馬試劍不可與同羣而教育之豈
予所欲哉始舍女所學而從我戒之在闕生吾見亦
罕矣自稱曰小童以其時考之與其進也宜若登天

然自行束脩以上以待來年出舍於刻以約鄉人皆
惡之學之不講何爲是栖栖者與是爲欲富乎有子
之喪往弔國人皆賤之黜爾何如謂之姑徐徐云爾
如是其亟也有爲者獲乎上有道委而去之左右望
而罔市利又顧而之他則必取盈焉難矣哉下焉者
不得罪於巨室父母之年其餽也以禮受之而不報
又稱貸而益之斯疏矣比及三年會計及其老也盍
去諸哀此孰獨欲罷不能俊傑在位卓爾不能用也
仍舊貫若將終身如何則可已而已而毋自辱焉歸
與歸與固所願也而今而後生財有大道何必讓
君子無所爭從吾所好如有復我者謂其人曰無羞
惡之心然後爲學乞人不屑也而子謂我願之乎

鬼婦持家

蘭溪盧某中年失怙恃妻令氏伉儷甚篤生子女各
一甫離襁褓妻病瘖死續娶歐陽氏美而悍遇子女
尤虐動輒詈詈小有不懌鞭撻隨之某稍怒以色反
舌啁啾數晝夜不倦某不能堪憤氣出遊遇雨竄入
林谷忽踏地陷穴似墮人屋脊上聞噪呼有賊一人

網縛而下視之亡僕繆義也曰吾謂何人乃是小主
釋其縛急入內啟白亡何父母俱出抱持痛哭父曰
兒來此亦是奇事且作半日聚遂導引入室見亡婦
在窻下引針刺繡履某直前握其纖腕將訴契濶婦
解脫而走曰何來惡客莽撞乃爾某瞠目不解母曰
汝再娶耶某曰然母曰凡男子續娶後婦與前妻即
無結髮情故相見不復省識母入內與婦耳語婦始
恍然淚下絮問家事某曰田園幸尚無恙但膝下兒
女日罹荼毒奈何婦向壁而哭某亦失聲大慟父曰

汝亦既抱子廼不念鸞雛安招鴟鳥宜毀巢而取子
矣孽由自作夫何悔乎母曰渠固不足惜尙當爲宗
祧計之父曰欲保嗣續在我賢婦母曰新婦久登鬼
錄安得爲兒援手父曰不賢婦吾捉之來汝蚤晚稍
加訓誨卽令新婦隨兒去借渠手足料理家務俟兒
女婚嫁畢再當來此婦曰日在親庭何忍遽言離邊
母亦大悲父曰汝來爲孝婦去爲慈母於義兩全何
必爲此戀戀令某偕婦出建榻屋角兩人拾級而登
俯穴而窺猶見父母在簷角引領望也不得已攜婦

循道而歸甫及門婦飄忽先入見兒女奔集爭來訴
告曰父出門後繼母以鐵杖擊我忽顏色慘變倒地
而僵言未畢歐陽氏徐步而出見女黻觶爭牽衣衣
作畏避狀歐陽氏就某身畔撫摩再四嗚嗚飲泣曰
我拋汝等未及三載不意憔悴至此審其音酷類前
妻某大喜謂兒女曰此汝前母勿畏懼兒女目灼灼
相視婦問女曰昔我出奩中金爲汝作纏臂今安在
耶女曰孃頭上壓髻釵即脫文纏臂金所改作者婦
曰吾安用是即拔髻邊釵爲女插戴又問兒曰我前

挑百花迴鸞鋪三尺爲兒作繡帶今何不繫兒曰阿
耶爲孃裁作藕覆矣婦謂某曰癡男愛後婦無怪兒
女輩受摧折也某俯首謝過相攜入室見藥鑪茶竈
以及埽眉安鏡處都非舊日位置婦慨然曰人一朝
謝事百凡都聽諸後人真可痛也脫鎖啟箱見杏黃
衫紫縠襦粲然堆積而驚曰故衣無一存者詰諸某
某曰新衣稱體勿念故衣婦曰男兒心迹見乎詞矣
某自悔失言再三排解婦又倚窗凝望曰舊種碧桃
株今復移植何處某曰自卿見背渠日加剪伐樹即

枯槁而死婦嘆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迴視兒女不禁潸然泣下已而提甕出汲執炊就爨某勸令勿勞婦曰此後來人身體髮膚也宜爲君所愛惜不然吾自入汝家何嘗一日薰香作閒坐哉某神色慙沮屏氣不敢作聲婦曰吾奉翁命而來豈必翹汝過處但匿怨爲歡轉傷婦德不得不一吐其憤耳某唯唯自此遂同燕好朝夕經理家政閱十二年撫子女俱各成立女適里中鄭秀才爲室兒娶錢貢士女家庭雍睦從無間言一夕置酒內寢酣飲盡醉謂某曰昨夢

阿翁見召今當永訣夫婦之緣盡於此矣某泣曰家室此離賴卿再造正當白頭相守奈仍捨我而去婦曰撫汝兒女而來事汝父母而去若必有音攀留於君卽爲不孝某向隅大哭轉瞬間婦已登床挺臥氣絕而殞正驚嘆間婦忽坐起曰阿姊既歸妹當爪代矣察其聲仍一歐陽氏也某皇遽失色婦曰君勿疑懼妾在翁姑處受教訓者十二年始知目前所爲俱失婦道自今伊始當恪遵阿姊成法依贊數載以贖前愆某喜召兒告之兒悲喜交集婦曰我去此十數

年兒已成人授室幸勿念舊惡尙當爲爾父持厥家也兒曰前母之劬勞實後母之肢體有何舊惡而敢不忘婦亦大喜由此相夫教子恩義脩至鄉黨宗族悉稱良婦焉

鐸曰老夫得其女妻一味承顏順志養成驕悍不至毀巢取子不止於父母爲不孝於兒女爲不慈九原可作地孔向何處入也噫

鄙夫訓世

新安某翁挾千錢至吳門作小經紀後家日泰抱布

買絲積貲鉅萬常大言曰致富有奇術愚夫自不識耳有數人齊歛其門乞翁指授翁曰此訣不傳汝等各攜百錢來爲予作談資當授汝至夜攜錢俱至翁命之坐曰求富不難汝等先治其外賊後治其內賊起家之道思過半矣衆曰何謂外賊翁曰外賊有五眼耳鼻舌身是也眼好視美色嬌妻豔妾非金屋不能貯我出數貫錢買醜婦亦可以延宗嗣耳喜聽好音笙歌樂部非金錢不能給我登樂遊原聽秧歌亦可以當絲竹若置寶鼎購龍涎無非受鼻之累我閉

而不聞其香終日卧馬糞堆亦且快意致山珍羅海
錯無非受舌之欺我食而不辨其味終日噉酸齏粥
未嘗不飽至塊然一身爲禍更烈夏則緝葛冬則重
裘不過他人美觀破却自家血鈔我上遵皇古之制
剪髮爲衣結草爲冠自頂至踵不值一錢此五者皆
治外賊之訣也衆曰何謂內賊翁曰內賊亦有五仁
義禮智信是也仁爲首惡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我神
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却幾多揮霍匹夫仗義破
產傾家亦復自苦我見利則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禮
倘往來獻綿賄紵古人太不憚煩我來而不往先占
人便宜一着智慧爲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終身只須
一味混沌便可長保康福若千金一諾更屬無益不
妨口作慷慨心存機穢俾天下知我失信永無造門
之請此五者皆除內賊之訣也精而明之不受臉不
好名不惜廉恥不顧笑罵持此以往百萬之富直反
掌間耳有志者好爲之衆唯唯出錢置座上翁視之
皆紙錢灰也此曰我盡心指授爾何以此相戲衆曰
翁論誠佳但人世恐行不去只宜以此教愚言未畢



盡現鬼相翁反身欲遁衆曰畜坐道中有四萬八千
同候翁教誨即請同行翁愕然既而泣曰君等稍緩
須臾容予撥置家事左箱右籠稽查殆遍而無一物
可攜延嘆曰做盡一生富翁仍向窮鬼隊中搗鬼去
也眾起相揄之翁亦頓仆

繆曰富輒呼翁窮必稱鬼因知鬼門關上無致富奇
書實也得此翁登壇說法黑暗獄中畫黃金門第矣

書畫

錫屏女子葉佩縷有夙慧七歲就傳讀書通妙解嘗

謂師曰古人造字會意象形而有時亦多誤處師詢
其指曰矮字明係委矢宜讀如射射字明係寸身宜
讀如矮今顛倒字義豈非古人之誤歟師奇之語其
父曰童烏九歲能預死之今女公子慧性當不亞草
元亭令嗣也父愀然曰童烏蚤慧未幘而天恐如意
珠亦不能長擎掌上耳年十六驟病而殂壅於後園
碧梧樹下書蟲千百攢集葉上嚙作細字讀之多成
妙句有冥中八景詩其鬼門關望月云灰盡羅衫夜
不濕亭亭碧月照離魂滿身風露渾難著却怪利花

尚有痕滌河橋春泛云淚滴煙波別恨長也催雙槳
出橫塘桃花莫逐春流去怕到人間魅阮郎望鄉臺
說說云六曲闌干何處憑夕陽臺閣勢峻嶒始知身
似秋來燕飛過瓊樓十二層孟婆莊小飲云月夜魂
歸玉珮搖解來鑪畔換香醪可憐寒食蒲瀟雨麥飯
前頭帶淚澆剥皮亭納涼云腥風一陣晚涼生血滿
羅襟暑未清記得豆花棚下戲輕囊小扇捉流螢惡
狗村蹠青云金鈴小犬水聲間羅襪無塵在往還女
伴相邀鬪芳草春光不度鬼門關血汚池垂釣云萬

家碧血引成采染出琴高赤鯉魚釣得竿頭還素却
腹中怕有故鄉書點鬼壇飯僧云佛鼓齋鐘午後聞
散花壇上雨紛紛爲儂懺悔生前業布施還拚殉葬
裙其他詩詞不能備載一日作書別其父母曰兒以
稚齒見愛親庭罔極深恩糜軀難報猶憶疏窻雨後
小閣花時問字呼耶梳頭覓母牽衣索笑嬉不知愁
方謂楊柳春長梨花命永撒環至老此附嬰兒何期
噩夢驚心瓊華墮劫邱山罪重憂及高堂謝別以來
燕已辭巢鴛猶戀塚春蠶死後尙解抽絲蠟燭灰餘

言金卷十
一
不忘吐酸魂吟夜雨鬼唱秋墳未免有情短歌代哭
昨來故閣遙望慈顏椿茂護榮慰知無念小鬟阿黛
喜已垂髻數載紅閨添香捧硯望開兒舊倭揀點殘
膏釵股雙封繡巾一襲小作嫁資留爲記念兒近蒙
玉母徵作司書種福無媒生天有路玉稜舊例聊以
解嘲但一日形分千秋影隔綿綿長恨此意如何惟
望努力加餐虔心採藥倘鑪頭火熟竈下丹成則不
礙城邊長生會上未必無相見時也弱水無魚蓬山
少雁一言永訣萬劫難忘臨別匆匆佩褱百叩父母

得書大慟後園中青蟲盡移楮葉上不復作字矣
鐸曰吾讀周禮國維記頗疑行仙董郎之事然才人
精靈不泯托諸昆蟲草木以抒其鬱抱情或有之特
是紅紛生天青蟲匿跡豈劉安拔宅雞犬皆仙耶吁
是可怪已

獸譜

通譜之風莫盛於江左有某姓者門戶式微以負販
起家意欲攀援仕族商請北部吳君吳善諷刺曰我
有一典請爲汝述之某肅然敬聽吳曰昔河鼓貫玉

帝聘錢謫居營室後勤于耕獲積金錢數萬網載牛背赴天門先行繳納而牛忽奔逸下界自顧形穢不堪震俗因念背上物頗充積不難依附華族夸耀鄉里往東海謁麒麟告以意麟白予之角振振公族予之趾振振公子且一角五蹄代生異相豈汝網墻成字者能溷乃公種類乎叱之去又詣西域投青獅座下未及通謁獅見其狀貌蠢劣大聲一吼遺糞滿地碎易數千里外躑躅荒野無所適從忽隱廬山長耳公當日有同車之誼往籌之長耳公曰此間南山有金錢豹者雖托名霧隱而實廣爲結納僕請爲介必蒙收錄遂同詣南山長耳公先道達誠意豹曰物以類聚與是下交者大都彭亨腹脹者也長耳公極稱其可引牛進見登堂踞坐終慙不類豹初拒之繼見其所負金錢笑曰相君之背富不可言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因背有金錢文耳若雖不由天賦尙可藉人力爲之命出其金錢引皮上毛編輯成文亡何異色斑爛金光閃爍居然具體而微不似管中窺者僅見一斑也長耳公熟視笑曰一破慳囊便成俊物雖

介葛盧來亦聞聲莫辨矣遂別去豹自此引爲同類
而牛亦掉尾自雄日隨步後塵焜燿長林豐草間不
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
宗喧逐之牛徬徨無措仍投斗牛宮來河鼓以珊瑚
鞭唾背者百繼詰其金錢何在牛具告河鼓曰蠢哉
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緣汝數萬金錢耳一旦
金錢罄盡尙肯引泥塗中物爲祖若父之賢子孫哉
以鐵索貫其鼻繫諸牢箠之中後人遂名河鼓曰牽
牛其聞之河流滿額而通譜之輿索矣

鐸曰負薪實廉吏後人皂隸亦貴卿末裔乃以遷遙
華胃薄已祖宗冒人孫子吾不識其是何肺腸然元
宰升庸諸狐帶令本非一姓尙以攀附爲榮又何怪
乎同姓而議宗者

黑衣太僕

茂苑張孝廉名邦弼父執其爲分宜呂宰招之幕下
一日閱詣街市適里中賽會傾城士女雲屯霧集張
立簷下候觀之亡何鑼聲前導旌旗扇蓋按部徐驅
有金字牌兩面大書相府太僕四字張不知何神俄

而香煙飄馥暖轎中坐一神像面肥紫鬚髯如戟頭戴羅帽身着黑直身腰繫纓帶下穿尖頭皂鞋張異之尾至神廟牲牲盛設燈燭輝煌衆羅拜其下皆禿襟袍短襪帽蛙頭靴子滿口刺刺作官話繼而宣祝文有伏願神靈庇佑上自督撫下及州縣管門有權包兒加重云云張尤異之因詢問何神答曰此分宜相公門下班頭牛二太爺也張大怒謂嚴賊當日私鬻官爵傾害忠良皆若輩逢迎長惡今嚴賊名汚青史何物狗奴公然廟祀上神座欲批其頰衆大驚曳

令下且曰汝鎮耶窮措大讀得兩行書動輒作腐氣倘生相國時隨鄢趙輩投認門下見牛公脅肩諂笑不知作何狀且人各有王秀才家崇祀文昌不過欲祈福蔭僥倖得科第屠沽兒日市燭帛拜禱財神座下亦欲獲什倍利里黨稱富翁今吾儕崇奉牛公亦猶士子之文昌服賈輩之財神也何尤焉張知若輩不可與辨言於邑宰立毀其廟自此牛信之鬼益厲化爲千百萬億身血食天下矣

鐸曰五祀之內門居其首後世此祀不傳餒鬼處之

言錄卷一
三
覓食遂於白晝現將軍丞相形矣何牛班頭之神尚
穿黑直身哉或曰冠進賢繫羽箭者是其變相耳

巾幗壽賓

歸安蔣生年弱冠止能記四子書及尚書半部而已
家貧欲爲幕下客徧托戚友群謂其才短弗之薦也
會有納粟縣尉驟陞富陽縣令急欲覓一友司筆札
遂以蔣生應聘縣令素不識丁蔣生故作大言以欺
之書桌中訛字錯文置不問適撫院太夫人誕辰縣
令欲稱賀免其作文蔣生據拾舊所集排偶秘本敷
衍成之然不解典故中雜男人壽言如慶驛客之庚
寅頌老人之甲子不類之詞盈篇累幅縣令不解囑
人書諸屏幃親賫憲轅撫公覽之大笑縣令因其色
喜謂必壽文之妙高山群輩歸述之益其幸俸明年
撫公正誕仍免作文蔣生又集其秘本中排偶雜以
女人壽言如耀婺星於東壁降玉母於西池中幗增
輝璇閨益壽尤堪噴飯縣令仍自賫送撫公笑不能
止并問某先生尙在貴署否縣令唯唯因思一書記
耳得上臺垂詢是必浙中名士歸又述之蔣生益自

負私念才望如此何便屈居縣署倘作戟門指客其所獲當有什倍於此者因托故辭去竟請撫轅投捐求見撫公召之入蔣生脩述知己之感而察撫公意似不甚招接者因申言某縣令壽章係某代撰撫公乃悟投見之故笑曰先生大才僕所欽服但未免爲昔人所誤家慈回非驛客如僕者亦豈鬚眉而巾幗者哉蔣生大窘而退由是浙中群呼爲巾幗幕賓到處求薦卒無有聘之者

鐸曰庚廣成春旗之蓋一聯子安似之名士作文亦有時拾人牙慧也但一一鶴聲飛上天未許鈍根人偷得來 金根錯解弄麈誤書固屬千秋笑柄何以弋人何慕法言可以誤書垂楊生肘南華不妨錯解名下好題詩詞壇積弊今古相沿於蔣生乎何尤

鮫奴

茜涇景生客閩三載後杭海面歸見沙岬上一人僵卧碧眼蜷鬚黑身似鬼呼而問之對曰僕鮫人也爲水晶宮瓊華三姑子織紫綃嫁衣誤斷其九龍雙春梭是以見放今飄泊無依倘蒙收錄恩啣沒齒生正

苦無僕筆之歸里其人無所好亦無所能飯後赴池
塘一浴卽蹲伏暗啜不言不笑生以其窮海孤身亦
不忍時加驅遣浴佛日生隨喜曇花講寺見老婦引
韶齡女子拜禱慈雲座下白蓮合掌細柳低腰弄影
流光依若輕雲吐月拜罷隨老婦竟去跡之入於隘
巷訪諸鄰右知女吳人姓陶氏小字萬珠幼失父爲
里黨所欺三年前隨母僦居於此生以孀貧可啗登
門求聘許以多金卒不允生曰阿母居奇不售將使
令千金以了角老耶老婦笑曰藍田雙壁索聘何嫌
耳女名萬珠必得萬顆明珠方能應命否則千絲結
網亦笑越客徒勞耳生失望而回私念明珠萬顆縱
傾家破產亦勢難猝辦日則書空夜則感夢忽忽經
旬伏床不起延醫診視皆曰雜症可醫相思疾未可
藥也瘦骨支床惻惻待斃鮫人入而問疾生曰瑯琊
王伯輿終當爲情死但汝海角梓依迄今半載設一
旦予先朝露汝安適歸鮫人聞其言撫床大哭淚流
滿地俯視之晶光跳擲粒粒盤中如意珠也生蹶然
而起曰愈矣鮫人訝其故生曰予所以病且殆者爲

少汝一副急淚耳遂脩陳顛未鮫人喜拾而數之未
滿其額轉嘆曰至人亦寒乞相得寶驟作喜色何不
少緩須臾爲君盡情一哭也生日再試可乎鮫人曰
我輩笑啼由中而發不似世途上機械者流動以假
面向人無已明日攜樽酒登望海樓爲主人籌之生
如其言侵晨挈鮫人登樓望海見煙波洎沒浮天無
岬鮫人引杯取醉作旋波宮魚龍曼衍之舞南眺朱
崖北顧天墟之采碣石盡在滄波明滅中喟然曰滿
目倉涼故家何在奮袖激昂慨焉作思歸之想撫膺
一慟淚珠迸落生取玉盤盛之曰可矣鮫人曰憂從
中來不可斷絕放聲一號淚盡乃止生大喜邀之同
歸鮫人忽東指笑曰赤城霞起矣蜃樓十二座近跨
麗梁瓊華三姑子今夕下嫁珊瑚島釣鰲仙史僕災
限已滿請從此逝聳身一躍赴海而沒生悵然獨反
越日出明珠登堂納聘老婦笑曰君直癡於情者我
不過以此相試豈真賣閨中女靦顏求活計哉却其
珠以女歸生後誕一子名夢鮫志不忘作合之緣也
鐸曰借窮途之哭爲寒士之媒鮫人之術奇矣吾更

音乎阿母之始索其聘繼却其珠使絕代嬌姿閨房
吐氣否則量石家一斛珠雖高擡聲價亦何異賣菜
而求益者乎

犬婢

清平王太常乞假歸里夫人欲購一婢有貧婦攜女
來面黃體瘠目灼灼如犬問其直索金百兩夫人笑
曰爾女醜拙若此何所長而視爲奇貨耶貧婦曰是
兒雖啞相然天生慧眼能於昏夜視物洞如白晝夫
人曰姑留此試之貧婦去至夜諸女伴於燈下繡太

常朝服命其穿鍼暗處易如投芥夫人喜明日如數
予之名其婢曰喜兒喜兒外樸內慧善伺夫人意旨
夫人鍾愛幾齒諸子女行夜輒引以爲戲時出金纏
臂銀約指於黑夜搏弄能辨其色高下或取干錢散
布暗室中令喜兒往拾不遺一錢嘗謂太常曰紅線
掌牋芳姿咏扇卽劉家俊婢誦得魯靈光殿賦總不
似我如願兒勝婆利市碧眼賈也一夕太常秉燭內
室爲吏部某公作墓誌急欲徵事班史遣喜兒於書
架上取第幾部第幾卷書喜兒噉聲而去往返數次

徒手而來詰之癡立不語太常曰暗中摸索本非易事因自起持燭出外揀之架上其書宛然笑謂夫人曰卿家碧眼賈今亦迷五色哉夫人不解但咎其懶喜兒曰夫人誤矣昔阿孃中年不育祈嗣楊太尉祠命以座下犬托生爲女故婢子徧體賤骨唯雙眸獨炯但犬之爲物遇金銀什物雖黑夜能見之若文章詞翰縱光天化日中瞪目不知爲何物况於昏暮間求之乎夫人憮然爲聞曰棄人用犬宜明於小而暗於大也自今以後吾知悔矣太常曰不然眼前碌碌豈止若輩凡遇財物則雙眼俱明遇文字則一丁不識皆犬之種類耳奴僮婢未是知言夫人適大笑而喜兒之寵不衰

鐸曰朱氏金鈴梅花度曲陸生黃耳洛下傳書誰謂文章詞翰非畜類所敢近哉但度曲而不知曲中之義傳書而未識書上之文棄人用犬終非長策



諸鐸卷八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棺中鬼手

蕭山陳景初以客天津後束裝歸里路過山東與時
歲大饑窮民死者無筭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止一
寺院見東廂積棺三十餘口西廂一棺歸然獨存二
更後棺中盡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
覺肥白陳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
頭窘矣盡向我乞錢耶遂解囊橐各選一大錢予之